

病刀^{*}

陈崇正

2008-05-15

我等桃花开，你等桃花落
春风来，北风去，风把风吹老
你在斜阳里，你在斜阳外
你在斜阳埋骨处，相思莫相扰

—

这是十二指街今年的第一场雨。雨丝如千万个修长的指头轻轻触摸着大地。集结在屋檐上的雨水慢悠悠滴落在街面的青石上，也有一点懒洋洋。(文章阅读网：www.meidekan.com)

^{*}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009011754/https://www.meidekan.com/meiwen/2077274.html>

黄昏时分，天变得更加阴沉，街道的尽头已经被吞在黑色之中，一片死寂。这样湿漉漉的雨天，谁还愿意出门，此时在家里温二两黄酒对窗赏雨，最恰当不过。

假如你是个细心的人，就会发现今天十二指街的安静，不单单因为雨——马铁匠今天没有像往常一样发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。打铁铺没有拉风箱的声音，也看不见红色的炉火。

打铁铺在一棵大榕树底下。这是十二指街最大的一棵树，树枝上长长的树根垂到打铁铺屋后的池塘里。

一只小鸭从池塘上了岸以后，打铁铺的门终于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，一个男孩黑色的头探了出来，一对乌溜溜的眼睛骨碌一转，头又缩进去，门也关上了。过了不久，这扇破落的小木门又打开了，小男孩闪身而出。

小男孩缩着脑袋，双手护在胸口，走在雨中，走在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上。他在街角一所院落门前停住脚步，踮起脚尖，伸手去扣那一对大门环。“嘭！嘭！嘭！”等了很久，没人答应。天这么阴沉，安静总是令人害怕。小男孩站到门槛上去，重新敲响门环。这时，里面传来脚步声。门开了，一只手伸出来，把小男孩一把提了进去。

小男孩一直低着头，缩着脖子，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双黑色的布鞋，鞋帮处打了一个蝴蝶状的补丁，右脚的白袜子上破了一个黄豆大小的洞。小男孩一直跟着这双黑布鞋，穿过了院子，这时前面的黑布鞋换成了皮靴，便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，才抬起了头。“黑子，你不去拉风箱，跑来敲我的门做什么？”

他看到穿黑布鞋的婆婆已经走开了，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书生。是樊秀才，没错，就是樊秀才！于是他将藏在胸口破衫底下的那只手拿了出来，将一锭金子交到了樊秀才手里：“樊先生，我爹要您去！”

“你爹怎么了？找我喝酒吗？”

“我爹快死了，”黑子吸了吸鼻子，“我爹说，让你带上笔墨。”

“生病了应该找大夫啊，怎么……我懂了。”

樊先生摸了摸黑子的后脑勺，点了点头。他对内堂叫道：“韩三婆，让小玉把我的画笔带上，到马铁匠家去！”

内堂应了一声，黑子又看到了黑布鞋在走动，韩三婆穿过大厅，朝后院走去。

二

马铁匠一匹骆驼一样卧在床上。往日团团隆起的肌肉，现在全部舒展开，像被泡过的茶叶。樊秀才侧目凝神正在为他把脉，一手轻轻揭开他胸口的粗布衫，一个黑色的掌印赫然入眼。樊秀才又让马铁匠翻身，查看后背，果然，那个掌印穿胸而过，在后背也

留下了一个红色的掌印。

马铁匠轻轻一笑：“樊秀才，我是让你来画画的，咳咳，我是活不过今夜了，现在，你相信了吧。”

樊秀才点了点头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樊秀才又问：“这是黑砂掌，还是朱砂掌？”

马铁匠说：“不是黑砂掌，也不是朱砂掌。这两路掌法虽然沉着阴毒，但只能碎胸，力道不足穿胸。”

“那究竟是何种掌法？”

“你是铁笔世家，竟不知道这露掌法？这是宁波府花红紫的桃花斜阳掌。黑掌有如黑夜，红掌有如桃花，一夜花落人亡，悄无声息。”

樊秀才脸上掠过一丝不安：“仇家？”

“爱恨情仇，谁说得明白！”

这时，铁匠铺的门被推开，一个女孩的声音大叫：“爹，这地方又黑又臭，你怎么不把铁匠请到我们家里去，况且我那只铁帘钩也得修理一下。”

在小玉背后，韩三婆提着樊秀才平时用的布袋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听小玉这么说，便轻声说：“小玉，不得胡闹，过去问候马叔叔！”

小玉却不搭理韩三婆，转头向背后的黑子，问：“你爹怎么了？”

“我爹快死了。”

小玉这才对樊秀才说：“爹，您就救救铁匠吧，我们家不是有很多膏药么，救救他，这十二指街要是没有了铁匠，那以后的锅鼎刀剑坏了找谁呀！”

樊秀才仍然低头叹息，让小玉把文房四宝铺开，再吩咐小玉研墨。他将那锭金子放在铁匠枕边：“

街坊之间，画一幅画像，举手之劳，哪里需要什么报酬！黑子还小，需要钱。”

“樊先生，我并不需要什么遗像，请先生来，是想先生破例一次。我有一套祖传刀法，名为病刀，想请先生写录下来。”

樊秀才面有难色。

“我知道自从尊夫人因武林纠纷去世之后，先生就封笔，发誓不会为江湖上的武功秘笈再执画笔，所以这些年过去了，江湖上只知道有武功秘笈，却不知道武功秘笈背后的铁笔世家。没有铁笔，哪来武功秘笈？八年前，你我结伴隐居十二指街，彼此心照。

樊秀才目光也变得悠远：“人世无常，谁能料到当年李自成马前第一勇将，竟然成了一名铁匠，最阳刚之人却死在江湖最阴毒的武功之手，唉——罢了，小玉，将那支血貂铁笔取出来，你和韩三婆回避吧

“无须回避，看着吧，让孩子们都看一看。黑

子，取刀来！”

黑子走到熄灭的火炉前，手一伸，在炉灰中一抓，一把黑色的大刀就把拉出来。黑子扛在肩上，吃力地抬到他爹床前，咣当一声放下。

马铁匠又喝道：“黑子，酒！”

一坛酒也搬到马铁匠面前。

马铁匠举起酒，一饮而尽，脸上红光闪闪。只听他一阵猛烈的喘息，哼了一声，站了起来，身体摇摆了一下，方才站稳。樊秀才面露担忧的之色，跨出两步。马铁匠举起一只手，示意他没有事，自己能行。

马铁匠又向前迈出一步，深吸了一口气，闭目运功，双手一抬一压，脚下的小煤块竟然嘶啦作响。樊秀才不禁脱口而出：“太极内功！”

马铁匠调息完毕，一伸手，刀已在手。樊秀才

也叫一声好，手中画笔没入墨水之中。马铁匠的刀稳稳向前推出，慢慢一招一招使出，步法中似乎摇摇晃晃，都在欲倒未倒之际换步：“樊先生，这第一式，叫病入膏肓。”

一听有人给自己的招式取这样的名字，小玉不禁扑哧一声笑了。樊秀才出言制止：“莫笑，你看不出这刀法的奥妙。不偏不倚，也邪也正，正是阴阳开合中打开的一扇门户。”

只见马铁匠的刀法越使越歪，樊秀才却是眼如闪电，笔走龙蛇，行云流水。小屋之中，烛影摇曳，铁匠的刀稳如泰山，秀才的笔疾似猿猴，一快一慢，看得黑子目瞪口呆。

小玉在旁边看着，不禁问：“爹，这路刀法这么难看，这么慢，能杀人么？”

黑子听小玉这么说，也忍不住回应：“你懂什么？你不知道在把刀杀了多少人，多少人听到这套刀

法就闻风丧胆！”

就在两个小孩喋喋不休的争论中，马铁匠已经把二十六式刀法演练了三遍，三遍之中，似乎相同，又似乎不同。马铁匠边练边说，心法口诀，尽数让樊秀才记了下来。

刀停笔落，二人相视哈哈大笑。

樊秀才说：“快哉！八年来一直给人画遗像，都画腻了，还是这笔下的武功让人痛快。”樊秀才又神色严峻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马将军，这套绝世的刀法，为什么取如此难听的名字？”

“八年了，八年来第一声马将军。这刀法原来的名字太惹人注目，病刀不病，病在朱门食肉之人！”

樊秀才点了点头，在封面上写上“病刀”二个字。此本刀谱于这一夜写就，一直流传，几经辗转，一直到林则徐虎门硝烟，不知何人将之垫在鸦片箱底，被徐公付之一炬，令人叹惋。此前此后，皆无人知刀谱为何人所创，如天底下的许多拳经剑谱一样，只

知少林武当，却不知绘者何人。

闲话休提，却说马铁匠将病刀刀法一口气练了三遍之后，脸上的红光已经渐渐退去，只听得他的呼吸又重新变得安静了，像一滴水滴入大海。p 副标题 e

三

这时夜风吹着雨滴从窗口散入屋内，颇有一阵寒意。马铁匠斜斜靠在一条木凳上，他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，他看着樊秀才，笑了一下：“其实我知道是你。”樊秀才一脸诧异，突然之间他明白了，马铁匠的眼光正越过她，投射在韩三婆身上。

马铁匠的眼睛已经有一点迷离，他打了一个酒嗝，看上去非常疲惫，他依旧喃喃地说着：“我认得你的鞋，从你进门我就知道是你，多少年了，你还是用蝴蝶为鞋打补丁，你就不能变一下么？你说，即使我死的时候，你也一定不会回来，你终于等到了，你

却也……终于还是来了。”

韩三婆还是站在那里，并不挪步，她望着窗檐上的雨滴，淡淡地说：“是她下的毒手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，妻子打死了丈夫，都是你们一家人的事，与我何干？”

“她也是一时失手……”

“什么叫一时失手？”韩三婆终于提高了声调，“她就是想把黑子带走，她就是一心想要黑子去继承她花红紫的九指神教，你还为她辩护，好啊！我这个局外人，来于不来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韩三婆竟然呜咽起来。

“死之前，能把病刀传下来，传给黑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，更何况，还能见到你，三十年了，你原来是我的邻居！”

“每一夜，我都是听着你的打铁声睡去的，现在年纪大了，没有那个狐狸精年轻漂亮，现在年纪大就会失眠，我就整夜整夜地听，听你一下又一下地敲

打着红色的铁块，听你磨刀的声音，就如当年在江边那个醉酒的夜晚一样。三十年了，我说三十年不见面，果然就三十年不见了，想想，我真后悔年轻时候发的毒誓，年轻真好，还可以犯错，还可以犯错！”

樊秀才一看情况发生了转变，拉着小玉和黑子，准备出去，但黑子不愿意，他站在那里也如一块黑色的木炭。

“你们都不要走，你们给他收尸吧，”韩三婆用手帕擦了一下眼泪，“该走的人是我。我知道出了这个门，暴露了身份，也许就活不过明天了，那个贱人一定会来杀我的，我一直都在等她。”说罢，韩三婆退开那扇破旧的木门，依旧用手帕捂着嘴巴，小跑着出去，就仿佛是被黑夜吸了出去。

马铁匠突然不只哪来的力气，坐了起来，吼了一声：“花红紫，你出来，你杀不了我，能杀我的只有我自己！”马铁匠的手往地上的刀把一拍，那把大刀就如一条黑色的鱼从地上跳了起来，划了一道优美

的弧线，跳入马铁匠的胸膛，鲜血也溅了起来。

四

安静。良久。

樊秀才抚着黑子的头，说：“黑子，跟我回家吧。”

黑子摇头。

“明天我们再为你爹办丧事。”

“你先同小玉姐姐一起回家。”

“这屋子又黑又脏，你爹又……你不能待在这屋里。”

“这是你爹的刀谱，我给你叠好，长大了你要

好好练，为你爹报仇。”樊秀才这么一说，也知道不对，为他爹报仇，难道要他去杀他娘么？果然是病刀，连情和爱，也都是病的，樊秀才不禁想起了寒冬里的梅花。

黑子还是摇头。

樊秀才对小玉说：“这孩子怕是吓傻了。”

樊秀才想伸手去提黑子，但黑子避开了。他抬起头，对樊秀才说：“樊先生，您出去吧！我想陪着我爹。”

“刀谱要不要我为你先带着？”

黑子没有回答，他移动沉重的脚步，爬上了床，侧身躺下，蜷缩着身子，两眼愣愣地望着前方，一颗泪珠滑过眼角，渗进枕头里。

樊先生长叹一声，收拾了刀谱笔墨，带着小玉走入黑夜之中。四周又重新安静了下来，烛光变得越

来越暗，越来越模糊。黑子终于沉沉地睡去。

待他慢慢睁开眼睛的时候，蜡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风吹灭了，打铁铺中一片黑暗。他爹的尸体还躺在地上，保持着他倒下的那个姿势，这使黑子明白睡去原来并不能使眼前的一切发生有所改变，心头一阵悲怆。

但就在这时，床头暗角处传出—个女子悠悠地—声叹息：唉——

黑子—惊非同小可，嘭地—声坐了起来，汗毛直竖。四周又说不出—的安静，黑子努力地睁大眼睛，但除了黑暗，他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只听到自己的心跳。黑子—拉被子，缩到了床角。

“唉——”又是—声若有若无的叹息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这时黑影浮动，像月光下婆娑的柳树，—个黑

衣女子站在床前。她和黑夜一样黑。

女子说：“如果有人伤害了你的亲人，你应该怎么做？”

黑子摇了摇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爹没有教我。

“你不恨么？”

黑子摇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女子冷冷一笑：“孩子，你应该学会仇恨，就如你要学会爱一样。”

静了一会儿，女子又说：“你最想做的是什么？你最想要的是什么？”

黑子依然抱着被子。

“你应该有一点欲望吧？”

“我想死。”

女子愣住了。良久才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死？”

“我怕痛。能不能死，但不害怕，也不痛？”

“可以，你听我的话，我就让你死。不害怕，也不痛。”

“嗯。”黑子连连点头。

月光下，黑衣女子从背后的包袱中取出一架小巧的玉琴，盘膝而坐，对着马铁匠，扶琴而歌：

我等桃花开，你等桃花落

琴音缭绕，缠绵悱恻，一缕伤感涌上了黑子的心头，刚刚被恐惧逼走的伤感，一瞬间全都回来了。

想起父亲往日种种情状，不由百感交集，潸然泪下。

一曲《风把风吹老》终了，黑衣女子将玉琴重新放回包袱中，拉着黑子的手，从窗户中一跃而出。

这一夜，铁匠铺火光冲天。第二天一早，雨势加大，只有那棵老榕树依然立在池塘边，一半枝叶随大火变得碳黑。

五

“娘，带我去江湖吧！”

“好，你先把樊秀才给杀了！”

“那小玉呢？”

“娶她做老婆。”

“但她比我大。”

“你爹原来的老婆，也比他大。”

“你是说韩三婆吗？你杀了她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一直羡慕她，但我也讨厌她，所以，记住，你讨厌一个人，就让她活下来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黑子，你走得太慢，别再背这把病刀了，太重。”

“娘，等我长大了，我用这把刀杀了你，因为不讨厌你。”